



事故发生后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，**事故深层次看，是监管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酿成的苦果；根子上看，是发展理念出现偏差带来的后果。**



的“豪言壮语”。

响水生态化工园区，作为当时举全县之力铸成的“梧桐树”，贡献不小，由于长期承接来自浙江、苏南地区被淘汰的重化工产能，2017年，陈家港化工集中区被列为江苏省100个重点培植产业集群，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4亿元。成绩似乎有了，但罔顾青山绿水的代价极大：2007年以来的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四次实测中，在近海监控点与响水化工园一河之隔的“灌云化工园区排污口”的水质状况都是劣四类，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“极差”。

GDP发展了，票子多了，村民家家盖起了两层小楼，按常理讲，大家应该对生活充满希望，但长期生活在化工园区阴影之下的村民明白，巨大的塔罐、反应炉宛如妖怪，随时会吞噬生命。窗户常年用塑料封死，幼儿园训练逃生撤退，每个人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，这一天，还是毫无征兆地来了。

六港村村民赵军提供给《新民周刊》记者的一段由客厅里安装的安防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显示，在强烈的冲击波作用下，铝合金窗框和玻璃碎片雨点般地飞向屋里；事发时，附近化工厂工人陈芳，用毛巾捂住口鼻，朝着厂外的上风口玩命跑，和家人团聚后，她一刻也不敢多待，便和家人前往30公里外，找到一家宾馆住下。

被放纵的悲剧：不止一起事故

一个更加沉重的现实是，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故了。2007年11月27日，该园区的另一家化工企业，在重氮盐出产过程中发生爆炸，造成8人死亡、几十人受伤；2010年11月23日，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发生氯气泄漏，导致该工厂30多名员工中毒。

回到天嘉宜化工厂爆炸本身，更是劣迹斑斑，过去三年内，它曾受到六次行政处罚，虽然多是与环评有关，但足以显示出管理混乱。

更加触目惊心的是，2018年2月，国家安监总局的整改通报，一度列出了该公司的13项安全隐患。如主要负责人未经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等，几乎每一条都属于稍有不慎就能酿

成大祸的重大隐患。而且其中几条涉及危险源苯罐的操作不当，正是此次爆炸的源头。

更讽刺的是，就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天，响水县领导还曾亲自走访调研，多次强调工业安全生产，全面排查各类隐患。如今结果，难免被人诟病此举为“作秀”。也许从这些呈现给外界的细节来看，当地对化工企业的安全问题可以说是“高度重视”了，但为什么依旧没能阻止爆炸的发生。

事故发生后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，事故深层次看，是监管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酿成的苦果；根子上看，是发展理念出现偏差带来的后果。高度重视没能换来安全生产，底线被击穿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心存侥幸。

关于这点，南京的一个环保组织曾做过调研，对化工园区的污染问题，周边民众多表示“（举报）没用的”。的确，从此次惨剧的发生看，不仅民间的环保和安全监督没有奏效，自上而下的整改压力，都没有转换成有效的治理。这种系统性的安全失守让人不得不怀疑，爆炸背后是否存在基于地方利益考虑对涉事企业的刻意放任，导致带病生产，直到悲剧发生。

在响水“3·21”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警示教育大会上，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，要坚持“本质安全、绿色高端”，通过“砸笼换绿”、“腾笼换鸟”、“开笼引凤”，推动化工产业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，系统性重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。

江苏省也在响水“3·21”爆炸事件后，火速发布《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该文件中的爆点在于2020年底前，全省化工企业数量减少到2000家，到2022年底前，化工企业数量控制到1000家以内，这就意味着将有6400家将面临着关闭。

按照这样的要求，一般中小化工企业根本承受不了。据了解，盐城市部分化工企业，正在考虑到内地去投资建厂。前段时间，还专门去了内蒙古的乌海、宁夏中卫等地考察。另有浙江化工企业向记者反映，他们正在考虑将苏北的生产基地，回迁到浙江。

在爆炸过去的第7个月，盐城市副市长顾云岭出任响水县委书记，2019年12月份，大丰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郭超又履新响水县县长。希望这一次的“大换血”，能还响水碧水蓝天，让发展回归正途。☒